



尤菴集
年五

書

共七十

^16
2410
26



和
2410
60-26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五

書

答申彛倩

己亥正月

自離鄉井搖搖一念未嘗少弛意外奉此惠書伏審
練制已過悲愴之懷倍覺加切此漢率爾出來遭此
狼狽日夕憂懼不知所屆縷縷誨諭深荷愛念且知
哀意所在不勝悲慨也此漢非無此心而只是今世
義理晦塞言及遠大之事則掉頭縮舌不敢出氣如
此氣象如何抵當得不如早歸反吾初服耳所示三
人其二人已薦用尹則終不起來洪則昨陞堂上爲
營將矣李則未曾聞今當歷試矣凡有所思幸因便



見教如何如何自餘來人立督挂一漏萬

又 庚子五月

書到慰喜人子旋得旋失亦一異事即得武仲書驪
焰甚酷始服鄙見云吾言寧不驗而 國家受福豈
非至願耶可怕可歎千萬默之

又

昨日書與藥自鎮衙來到朝鳩所無今方秤量裁劑
矣即今所患耳鳴不止食念猶闕汗則時時自出此
等既除則可齊平人矣然賤疾已付之命物者惟是
左右不知危行言遜之戒使所親皆有難安之事此
病治之尤不可不亟治之無他只是杜門看書味古

人之言忘今世之故則凡在親舊共受其福矣前日
非不詳告而復如此者藥石之言不患其瀆也如何
如何

答趙復亨 根 戊戌十二月

昨訪深謝今書所諭嚴截正直令人愧服然形勢有
不得不然者所謂當此風頭立脚不住者只得引身
亟去無失初心可也荷相愛之極無以相報也俟面
一一

又 己亥二月

相見每失從容茲奉警誨不勝藏戢癰疽之官旋復
直士之望還下而守宰遷擢失宜之啓又發於廟堂

此可去之大者以故行止之筭默定於胸中矣日者
憲府癰疽之啓援引賤臣而卽 允則是 聖心已
有悔悟之端而再昨 筵中廟堂諸務專委武紳則
聖意所在尤有可知者故姑此遲遲自勇決介石者
觀之則可謂缺鈍支離然不忍便訣者此正區區一
念之所存也此後如復有前事則何敢俟終日乎至
於有雜之示則誠亦有之蓋不敢自狹其耳目廣加
詢訪其中豈無有不滿於人亦與論薦之中耶然大
綱既整則小小之雜者將不得爲吾病矣以故不欲
屑屑於此等以益其紛擾故姑置之耳申文歛衽歸
去令人歎歎不能已

又 辛丑五月

見書慰荷時雨未洽風波大起客意催歸清漢未渡
此間景象恨不能使龍眠畫看也兒子更無別症云
從此漸尋生路則何幸何幸昨聞 聖上復問其輕
重父子感泣將不知報塞之路耳爲入文字移就駟
野蓋近病所則不敢也過數日後則當以一疏告歸
耳

又 辛丑十月

兩書欣慰不佞何幸直諫之言屢入於耳其不爲小
人之歸乎自慶不能已也然此事煞有曲折區區不
喜自辨只欲相愛者知之故略及於徵之書中矣無

由際話臨紙依然只冀多愛

又 壬寅六月

因來輒問何在知長處交应力田自給真朱夫子所謂養浩然之一端無任歎歎第讀書尤不可少廢未知賓主之分如何耳尊庭得失想已付之浮雲然知舊之心則不能釋然也比來落宗多故龐總相仍兼且疾病侵凌此後次第事自料其不遠矣日暮途遠之憂則到此尤切冊子工夫不敢全闕而精力日短傍無強輔殊自愍然耳人家文字隨分應去而沉滯者尚且百餘此事便自難處如得可與商量者消了半歲日子則可卸此擔而不可得爾正遠千萬多

愛

又 壬寅十月

戀源中見惠書縷縷見諭之意無非誠信之發甚荷甚荷仍知侍學安勝尤以爲慰服田叻書古人常法今於吾友見之豈勝歎歎所諭朱夫子語真是將息之要然夫子常自言雖病亦欲一邊做事此豈非乾乾不息之事乎只恐氣不從志苟其從之則不法朱子而誰法哉第此一味病懶書冊不期捐而自捐矣貴舊名誠不典雅然崔顥只唐之詞客而程伯子名之柳子厚又伾文之黨而張橫渠字之然二夫子不害爲大賢何有於是哉第里名之不善曾子猶惡之

戰國之節侯姑欲捨是者可見所存之正矣奚曰不可哉表德來示欲取五性根於心之義然則心字似完備矣然天下之理不出於動靜二字而周子以互根爲說邵子則以陰根陽陽根陰爲言則根之大者無過於陰陽動靜矣如欲取此義則用互字亦好矣又邵子朱子以復卦爲天根此亦可以取義矣唯在所擇之如何耳李履卿可歎世道至此奈何奈何今有書且以朱夫子論廖子晦之說勉之在履卿固當如此然嘗見朱子於所親之見困者有陰護之託於知舊今日吾儕何忍愬然老醜者無力可施又在遠外惟左右是望耳

又 癸卯七月

來書衮衮讀來便覺沉痾去體也此病臥已三月其間差劇無常方其劇時自料必死斯世永無紛紛旋得生路豈幸不幸之間歟李友得其還京書悲悼之意令人涕墮其倘來棄之愈於不棄然其慈意亦有難拂者矣第無來學者則不可冒居此甚直截處須以此相規俾勿行迷幸甚幸甚吾友比看何書此有數十輩相從其中不無可望者而皆被其父兄引入於時文此甚可惜養直許有書幸傳去如何養直奉親窮甚時以薄少相助之意幸於趨庭之際稟達如何次孫學甚進其祖不解處渠或洒然說破老境得

渠如此殊有所賴耳

又 別紙 戊申六月

別紙備悉論人必原其情亦不可以一事蓋一人此則爲官者所當知也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之問此則審於語默者所當法也晦翁雖自謂一二事可悔謂不能如伊川而於親舊之問未嘗緘口此則後學所當權量親疎又度其自己人地而效之者也然則當時賓主問答不覺其大錯而人言如此唯幸復亨不執己見而使此多口之漢得免於大戾也大抵今日世道不亦難乎惟思其難而只謀處難之道則漸入於闇驪不免如晦翁所論陳荀之弊如欲一任己見不度時

勢則無益於事而有害於己矣比見閔氏兄弟識見不下至誠爲國故雖或有少未盡處而亦不爲疵豈非栗老所謂人須以識見爲先者耶然識見不能自長只在讀書觀理而已此豈非吾儕所當勉者耶末端去就之諭非所敢知今以往來無源之說自作痕迹則未終收殺又有難處者此已深思而出此言耶打乖門法須當慮其終而爲之也

又 己酉十一月

霜雪交積山間岑寂不謂華屐翩然來到披玩屢回無任慰瀉此喪禍頻仍昨者又哭從姪於道路倍切悲苦也別紙備悉此中僻左異甚外間事何由得聞

縱有遊客略有過者每暗誦東坡談世事浮大白之句耳尊丈終能解綬喜幸深矣左右陞遷雖非格例然辭要從冗於義似安矣此後仍亦低徊則甚好而恐不能屢幸也只讀書浸灌正不可緩須隨時隨處勿忘此事如何如何此精力益耗雖不至全拋冊子而大忘小遺不成頭緒來日無多既往難追奈何奈何

別紙

二君置後事先輩長者多有言之者而只不敢公誦矣二君雖無道見廢然受命先王君臨一國則自與他王子異矣癸亥諸老先生皆以保全廢朝爲最

初第一義守夢至有哭送之論其喪也李宗伯顯英有舉哀之議雖皆見格不行而人心所在則可見矣况燕山君只是荒淫殺戮而已不至如光海之悖逆故中廟反正日有聞而涕泣者則又與癸亥人心有間矣大抵與其失於薄寧失於厚今此一種議論不可輕議也癸亥先師文元公在鄉清陰文正公守制皆有長書於諸勳宰須從久台永令求見其草本如何似聞光海之喪有恨不保存廢儲以主其祀者云矣

又庚戌六月

李內翰人傳到問札忻瀉無已爾後仕况增佑此年

來舊症今夏則有加日以湯劑爲茶飯如此而其能
支撐耶所幸蟄伏深山不聞閑是非頗覺安靜耳仁
術詩冒副而紙劣如筆不堪着眼覆瓿可也所撰人
家文字非不多疏章亦不少而平生不喜留稿故家
間未有一冊子謄缺者去年漢原文字其家失本再
徵於我而不得副者爲是故也惟懷鄉朴生世振遇
秉筆時輒錄去此家或頗有之其餘則會寧來崔生
慎亦如之須因兒子問於兩生如何然此時付諸曹
吏之手以致翻浪莫或未便耶更商之黃燭山間無
月時得免蕪松而燻面幸甚幸甚

又庚戌八月

病中懷人特甚忽奉今月九日書並別紙慰釋不能
已此前月疾甚月初尋醫轉到松楸將謀入山忽聞
有諭旨必是收召之命皇恐罔措別紙第一條
所詢援引朱子受教延平之義蓋將以朱子之道展
布也不勝幸甚然則此漢所報亦豈出於延平所言
之外哉且民間奢侈已痼雖死而不肯惡衣惡食此
習豈無所自也目今民死者甚多而守令畏罪不肯
報知且人或言人死則守令輒怒故人莫敢言今日
事無不如是矣以類而推則餘可見也且自古未有
捨法而爲治者法之所行必自近始今日諸主家第
宅踰制攘奪民田何莫非法所當禁也此皆聖上

不去私意之致此意不先除去雖孔孟程朱日侍閑燕而無益於事也吾友自量能言此等事則須在其位如其不可則不如終始辭却之爲愈也未知如何尼祠之議當初其門下諸人未及返魂而會聚兩湖儒生再發通文之後微得聞之又聞或有太急之論則又不免遲疑厥後諸生來問我我對以雖使當初蒙下詢然有一說焉栗谷之當祀石潭雖尺童而寧不知之而牛溪尚且不敢擅斷况其下者何敢自謂賢於牛溪哉厥後又被來問而答謂上疏報聞而後建祠已成朝家令甲何不先爲此舉耶諸生唯唯而去矣今見不悅之諭不勝惶恐愚於此事何敢勸沮

哉只願彼中諸生處事十分穩當不至狼狽而已今聞金副學亦主稟知之議則其勢當出於此此後則可無私相紛拏之端也來紙染還退溪經書辨疑切欲得見幸爲我圖之

又別紙 壬子九月

別紙備悉近事出場無期憂慮何極大抵愚意其人內蠹 上心外剥民生不去則 國必亡然愚以爲此是 先朝所倚重之人只令從容而去則公私事體俱得其宜也不料某兄病中陡發憤歎言不知裁以發關揆事則甚正而未知於草莽語默之節何如也然此正消長之際存亡之機若見朱子書節要第

二編所載所與鄭叅政書則今日在朝人多可愧者
况聞髯也循例隨叅而大費心術以圖進取信然則
餘人何足言哉昔年溫陽 賞典爭論時此人頗有
自附戚里之事爲元仲舉所貶至具彈文云甚愧平
生眼不識人也今日可救一箇半箇者惟右揆而力
量果副人意否大抵愚意則一番人五十年擔當敗
破國事至此之極而尚不知止若因此機會而推與
別人則豈非大善元祐善流也宣仁女聖也宣仁豈
不欲善流之在朝以壽國脉耶然必使善類早退使
官家須用元豐人是何也誠不欲其大傷敗也愚每
以此警效於所親而不見聽可歎可歎

又 乙卯二月

踰嶺到配如旅得歸孰謂朝廷以此困苦之耶只泄
症頓加風土不佳生還則難矣况彼輩之心不但已
也耶然一皆斷置耳此際遠荷端書仍有所伴來此
一旬海腥乍已難堪得此淡泊之味病胃可庶幾矣
良幸良幸今日破敗不知其幾而惟黃生遠作海島
孤囚最可矜也然前日疑之者爭將負荆矣此則渠
之光華還不細耳

又 別紙

廢疾代服今行家弟家兒輩問於履卿則與左右前
日所示相反云殊可訝吾非病風喪心者豈敢違異

於朱子說乎牛溪脚下下死字關我何事坡尼可謂
誤矣但履卿以此被謗之後吾謂人曰虞史謂舜陟
方乃死程子謂孟子死學不傳後學之尊先賢得如
舜與孟子亦可以止矣坡尼若執此而謂渠何敢掇
解李擇而不與我同辭斥絕云爾則愚當甘受矣然
坡尼正以此時云云者無乃不讀君子行之過耶閔
禮愚見自初至今未嘗少異其所謂自履卿謄傳者
未知其說如何只記頃年草友及尹子仁同爲代喪
之論至於題主遞遷則以爲未安愚以此答閔哀書
曰某某同爲代喪之論而至於題主遞遷則亦且矛
盾須亟更呈該曹以聽朝家之處分云云而已此外

則無一字前後異辭也須更問於履卿也○尹狀則
煞有曲折此友無恙時相與論驪者有所不同時以
諧謔相加而中間得與之歸一矣前歲子仁以和叔
所狀文字見示而託我以墓銘其狀殊與昔年歸一
者實有所參差愚以書質於和叔和叔以示子仁子
仁殊不能平因有許多紛紜此亦理勢之當然無足
異矣恐復亨未詳源委略此相報非欲自爲分疏也

又 乙卯七月

淨安朋友之泣朱先生稱其相愛來書之論安得不
然此漢之不挫非有學力而然只持此身命付之狗
牙已欠心神自然無怛也只每念 王室自然涕下

不知緣底而如此相濡之意甚荷甚荷只道路絕遠是不能安耳所欲言者甚多有畏而不敢也

別紙

諸紙得聞所未聞殊豁苑紆也狗之廣購書札京裏諸少所說其真的見購者再此外所不覺者又不知其幾何也今此所示則尤極兇巧此人心術至此而當初吾儕皆爲其所瞞其後諸人則又熟處難忘百端互護以助其勢是誠何心哉此中辛苦之狀何可盡言然每誦延平教朱子說以爲以古人至難堪者自比則豈無有甚於此者耶最是朋友中聞有換面諂附者則輒爲之數日作惡所以朱先生切責朋儕

之不能自立者也此中不密誠如來諭然自古君子常敗於疎小人常成於密昔者乙亥之疏館儒所上卽知其出於谿谷其東學所上則至今不知誰作作者張台語兒子以爲時人甚於大北大北時其言論人猶得而聞今日則雖筵中說話無路得聞云云然則寧敗而不願爲彼輩之密矣微之果有所示良幸良幸草友得聞消息喜幸喜幸 慈批奉讀血不勝枚 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使至此耶鄰里有至親不相能者其開諭誘掖使之保合者必善人也必受其福慶其交構媒致益之乖戾者必惡人也必受其殃禍自少至老多見之矣鄰里尚然况於所

不敢處敢生其計則上天神明寧不鑑照耶寧邊書
因便傳致否則還之

又 別紙 丙辰正月

同春擬之於元祐之涑水來諭然矣昨得持叔書則
見謂死者有知必以爲榮亦可謂相符矣伊川之計
果能入手耶今日禍衅之迫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吾
則已矣其餘則入山踰海以保性命豈非道理耶然
彼以不能屈伏而任使爲耻如有隱居者則指以爲
恐動衆聽之兇謀是亦不可不思者也官務之暇時
有讀書時節耶鞅掌朱墨過了少壯時日亦可惜也
若辨深入之計而用力於此事則安知今日事不爲

玉成之資耶

又 丁巳二月

去秋以後不得相聞積有戀思甚於含曦茲者短牋
長幅一時並至雖無奇語異談而足爲止睡之資矣
亦或有洒然神醒處孰謂書不如面乎第以我爲相
難於橫逆者然不料不相知如此也大抵此時政不
須紛紜以資談說白圭之戒雖若拙法久後觀其效
則還甚快活幸勿以愚言爲無味而不足聽也

又 戊午正月

初四書見之喜甚外議緩不足喜急不足怕蓋此殘
喘持以與渠非吾所有也久矣親事遲期始謂有甚

緊事承示不覺失笑也彼家極儉乃翁之來也鄙家貧甚鋪房物件一無可觀而彼家猶嫌其有設也竊觀其爲人則其不墜先法也無疑矣千萬勿以爲拘亟從彼家情願頗進其日子幸甚女兒每以書來懇老舐之心不忍牴牾也

別紙

一自倉洞首嬰沸鏹賤心驚隕每自誦曰孽自己作空污善良及其相續不絕行譴紛紜則又自歎以爲滂不死則禍將不塞矣第非力所止則咄嗟而已以至前年其數踰千則藁索之反實虫篆姑置勿論而實恐造物傍猜矣然業已如此則只有噤默以俟禍

福之所定矣不料鄉里之間論議角立行者詆居者居者亦訾行者各有朋類氣象不好卽其來歷則高髻大袖蓋先有所好處矣以此深憂却慮略有前書之懇蓋非復亨則無能以消融者故耳至於鐵事則粵自乙卯之秋已知有難言者矣唯有哀矜悶歎之心矣至於去冬新聞尤駭則其自謂慚悔者無異於拳沙之塞河矣且復亨亦以爲實有所怒而思有以解釋則恐不免太疎矣且其少輩若以子翼之良苦見處則不亦困乎亦恐不如靜默之爲無悔吝也愚則傷歎之不足而幾乎流涕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又 戊午十二月

八月書昨始承拜喜慰之深不以遲速而有異也爾後侍奉增珍竊聞數年以來一番後生拋棄書冊惟以琴棋詩酒自娛甚者遊放於花柳之場甚可寒心不有如左右者以身率缺切磋箴規則世道無復可望未知復亨見讀何書日用間何所用心竊欲知之最是朱子書善發人意思又不費探賸之力最可誦讀此雖衰病兼昇穀中每與疇孫看來看去不覺有忻然忘倦之意矣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想蒙諒察也

又別紙

所論浮薄之風真可憂念但今日所憂止此已乎朱先生於慶元年間極以知舊不能樹立爲歎屢形於書札間若使先生復起於今日則未知以爲如何也強者如前所憂懦者如後所言此中庸之所以爲難也第有一說東漢諸人雖爲涑水所譏而其扶漢鼎之功則諸老先生皆以爲不可誣然則強者足以殺其身而亦足以存人之國矣然則今日任世道者亦當有抑揚於其間也未知如何如何

與申聖時 啓澄別紙

某人說言之長也置之不道久矣今來諭之勤如此何敢無辭以對來意固寬猛得中平恕可喜然至以

勸許之書發露難掩然後始塞責於草廬之說爲失實則甚不然其兩書皆在其獻議及元相所啓亦播人口何可諱也俞兒論人甚恕而至於論某則未嘗不掉頭直曰毒酷又於劄子中雖不舉名而其攻斥則甚悉矣然愚則自昔時論學之日每謂其心怙忽難知况於此事尤豈此昏滯所可測哉以故常不欲知且以爲不必知也且王通心迹之辨程子深非之所謂响吻之苗生於其根者恐是的確之訓也若其治之之論則鄙意以爲甚不然四凶雖可惡若是在野者則愚恐堯舜亦須置之而已且林栗甚有時譽則朱子甚以爲難况今某氣勢張皇黨與盤結奚翅

十粟哉至若某也則直是可哀可憐者只渠不得自守朝言而暮忘正程子所謂畏而欺者豈不可恕哉渠自知其力量如此則不如杜門斂迹之爲愈而渠不能辦此亦其輕弱所致奈何奈何大抵彼二人者翻然革面回心不復攻朱子直從事於所遺訓說豈非朋友之幸也故人於某也論之甚深而愚則每以爲不然相見則平日親愛之心油然而出其何忍以人言而吾亦疑之耶第其所爲則誠有足以來人言者故相見未嘗不至誠勉責未知渠以爲如何耳至於藉重之論直是可噓且以栗谷之盛德一番人既遂所欲則公然以爲兔魚之筌蹄况此鄙劣孤醜鄉

里之一夫有何氣勢而可借乎然外人不諒其實或
有如來示之云者故自比年以來京裏書一切斷絕
人雖存問亦不敢答於大臣亦然惟專人以來者必
欲得答而後去故此則不得已而應之然不過說寒
暄而已又自今年則益不便人多之地挈家深入只
他人屋舍難於久借故見就益深處結茅數椽以爲
畢命之所然豈敢望外議之息只與時消息之義當
然也栗老之至公血誠奚止垂示二條而已言言事
事無非此物也只當時鼠狐輩自生猜貳矣然調停
二字無明道力量則終有難濟者朱子已言之而直
以明辨陰陽邪正自任然則栗老之狼狽烏得免乎

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只願吾友一見而滅之也○
李季周書說其先大夫澤堂公所論栗老之事甚多
嘗欲令渠藏其遺集於嶺南使嶺人見而知之故渠
曾求嶺幕者爲是故也其父子心事可謂公且仁矣
曾見此友否佳甚佳甚

又 辛亥四月

戀中承問書慰荷慰荷第聞衙中染癘熾發至於板
輿避寓爲之驚慮此中方亦患此憂撓度日然舉國
同然亦將安之若命矣只旱災又如此今雖不死後
則靡遺矣奈何奈何驪說舊知其如此矣蓋以張皇
押闔之辨濟其忿懟猜忌之心將何所不至正所謂

王何之罪甚於桀紂者且曾見渠與宋奎禎書直曰
善道之兇悖今乃擬之於張天祺其前後反覆之態
亦可醜也其說當俟後便而奉納也

又別紙 壬子五月

勒奪富民之穀誠我國無據之政也無論利害而義
理決不然矣故朱子有勸分賞爵之說今季周之言
不可易也社倉春間與此間士友定議奉行而官私
無本穀而不果極歎極歎季周書還納驪說覓不得
必爲人借去當俟日後耳

又 壬子十一月

寂似逃空忽承出書縷縷示諭無非惻怛恤民之意

可見仁人之本心欽歎不已也循是以往溝壑之赤
子舉將莫之於枕席之上矣何幸何幸此猥蒙 聖
恩得遞職名於二年之久其爲忻幸何可盡言今日
果是生朝孤露哽愴老去增深猥荷盛意之及此意
甚厚感戢難勝第朱夫子誕辰謂門人曰一例不受
人物事吾儕平日讀朱子書事到手頭乃不能受用
則與不讀者何異以故來物十一種將以還納疇孫
在傍而曰朱子生朝嘗受陳同父裘材相厚之間恐
無所害遂於其中奉留紙束等五種此意幸恕諒勿
訝如何朱子社倉法每欲行之於所居之里而顧未
有同志之士矣今年始因朝家指揮上說下諭已得

就緒而方伯亦見助乾淳間長灘金華之事於身親見之矣何幸何幸尹汝望一疾奄忽善人亡矣何處得來痛矣痛矣南軒集果謄一本矣其與晦翁往復書札果與朱子大全互相發明正好叅看矣其書藏在蘇堤故令來使經由取去耳千萬力疾漏十只希神會

又別紙 丙辰八月

所諭朱夫子言遜之義不可謂不然矣第觀大全時事出處將終諸書及語類丙辰以後所記則其爲危言不是多矣最是言小人之罪狀者不多而其於一時士友責其不能自守或病其可言而不言者辭嚴

義正直使人愧死豈不以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自任也耶其中石應之從容於陰陽之際未有以自明心迹則夫子責之以爲他日拙者視而不瞋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豈非痛迫嚴切使人無所容措處耶此所以嘗以壁立萬仞自期者歟第其中當遜而遜當危而危者則有不容毫釐差者此幾乎窮理盡性者然後可以與此矣

又丙辰十一月

來書欣荷寒泉續編之諭其嘉惠後學之意至矣令人歎仰第此漢旣非其人而蔡覺軒曾已爲之又採張呂二先生說以附其後其有功於學問之士大矣

聖時曾未之見耶 宣廟朝有韓高陽嶠牛栗門人也依小學編目採摭朱夫子言行名曰小學重編似是經過牛溪先生看閱者也慎獨齋病其太繁猥授此漢使之節約而久不敢下手矣其書纔被尹子仁取去矣此則終欲不孤長者之託而精力日耗見識鹵莽恐遂爲泉裏之恨也禮說小記當時果被人求知曲折於原錄中抄其要語以示之矣不料因成禍媒之一助世間事真無所不有也然曾以此說略陳於辛丑五月登對之日而曰某之先見誠不可及也上屢賜頷可此必書在史官矣其時鄭老來見於所寓曰 榻前說話愚不敢當云云當時此爺之意如

此其在今日其子孫乃有怨恨之心耶厥後許也陳國本未定之疏則人益危懼以爲大禍卽急矣幸賴此爺一言折其姦鋒以至無事故其時同春云此爺今日之事不下於文翼公也鄙意常謂此爺九原之心必不以不與大亨爲恨而以得述先德爲喜也至於大諫公直言被劾之後益信文翼公之風聲未艾也今見來示極令人憮然失圖也邯鄲之疏未見而或以爲以其原本多所改易未知然否此自古所同無足恠者其他用意之巧非明者眼目孰能覷破耶金鑑之明真醜女之怨也沃儒果未善然所執在正何必深咎耶當時未蒙嗟勞亦係渠輩之數也

又別紙

章子厚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歎不已○范忠宣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寧如在中州時○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之夕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魯公汀州安置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

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蘇東坡謫惠州獨以小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昌化安置時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儼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買地築室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也

又 戊午九月

來使自烏川仍至投書可續呂先生入越錄而工部壯遊則風斯下矣極令人神往而心馳也第鄙書所叩一無俯教殊不勝憮然也自北移南時西挹楓嶽東掠扶桑仍思退之作書詆佛觀南海窺衡湘消息而以爲退之此行快則快矣商南草莽之懷何以堪

耐也今纍之哭彌兩月不已而亦至今不死始知古今無不同也延宰以世誼之厚而海上相從亦非小因緣故不厭其往來頻仍矣日者來謂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者滔滔皆是吾雖賤微見之甚苦欲仍些少事拂袖而歸故於方伯言無所裁也纍因暗誦延平挽辯若懸河氣若山之句而以爲尚有未沫之風味矣雖未敢勸去而亦不謂宜留矣今聞聖時爲作遠涉江湖之客未知渠終如何也前日奉贈不足塵覽蒙此俯和不覺清氣襲人雖謂子長文章不出於會稽禹穴吾不信也烏川宰祭某文不來甚恨當討於渠而見之耳大槩此公在今世甚不易只怕其狂氣

未除也

又 己未除日

曾聞諸賢西北意思安閑謂所謂學之力也昨得手札無一字幾微色而只示圓以神之德益驗所養之深厚也只願已用力處益用力使深者愈深而厚者愈厚則斯文幸甚此外加餐飯三字也尊大夫人想必曰汝能安之則吾亦安之云爾

又 丙寅三月

日者歷訪訖茲不能忘只恨人多所疑卦變未得更與商量此非玄妙不可知者以卦推之則橫豎皆合而只與本義之說不相應此甚不敢知者須更詳究

見教也伊日疇孫之見於高意何如也別日行鞭才
出洞口孫兒得翰院邸狀知蒙 除命今茲問書實
出意外慰荷何極槐黃之忙固意其如是也雖得意
於場屋亦且暫視南符當過舊居否孫兒與鎮川諸
人往遊俗離已四日矣

又別紙 戊辰

打愚其所處誠有所疎脫處然其本心則只出於疾
惡正俗而已時人如得奇貨挾力疾攻奈何奈何今
行歷見之其意不挫誠不易得或人躑躅誠可怕也
時運所關奈何奈何曾見嶺外通文則以支離疎脫
等語爲執言之地欲爲伸辨蓋此四字是所進序中

語也講錄論篁整事至於三百九十餘字而皆無緊
要之語此等冗剩語不足以仰塵 乙覽至於聽其
言也屬是子夏語而本文誤認以爲孔子語則似當
改正而未暇焉此則似爲疎脫矣此等處不免據實
刪改此實朱子編書餘法矣雖被多士之誚亦無所
悔也至若孔子對哀公獨詳者顏子不遷怒以下皆
是要語故也然亦不滿數行不可比并於今事也黃
氏理動氣挾之說曾未之見其出處幸於後便示之
如何四端不中節之說非但退溪之論異於是成李
奇三先生亦皆有異於此恨未握衣而質之也

與黃君美 璉 丙申二月

分睽已久戀想日積茲得前月十七書恭審侍奉安
勝慰不可言比看何書溫習朱書否今日一種議論
擺脫程朱說話務爲新奇快樂之別法真所謂極令
人皇恐者奈何奈何吾儕只當謹守拙法以與相殉
可也如何如何

又 丙申十月

時烈稽顙再拜頃蒙遠尋甚知眷念只以行意甚忙
未得少挽爲恨卽茲承書知眷聚均福哀感且慰孤
哀昨歸墳廬有小幹將爲旬月計耳諸生略相隨未
見可與商量者細看來書文勢意味甚有來歷不覺
心目俱開甚大惠也以此精力惜此光陰則何理之

不明何遠之不到况零碎文義之間乎孤哀心目日
耗加以墓下事鉅力不副心時有忿厲之舉此殆平
日無涵養之功而然極可愧悚

又 庚子七月

近况如何眷集皆安否伯氏復移尚方此必朝家諒
人心事而然矣感幸何極此氣愈不平日夕頽臥加
以鄉評益峻使人無轉身處可怕可怕君之狼狽而
去真是老子命薄累得無故之朋友羞見故人也昔
時見責以爲在我不足而然者真格言夙夜奉持不
敢忘此後惠書須痛加規警實君子愛人之道也千
萬之望

又 壬寅六月

天下事不勝痛哭今日同此懷者匪君而誰昊天不仁忍使至此奈何奈何義尹又在死生間尤不忍言想聞之更爲殞心也此連遭喪禍衝雨冒熱仍致新病若因此溘然不聞彼中事則幸矣幸矣前日所託襲藏不敢煩人耳

與鄭晚昌

普衍

丁酉二月

哀憐中遠承惠書知侍奉之適慰謝區區孤哀尚有視息祥日已迫倍切隕踊尚何言哉示諭老病死苦此正釋氏所以畏之而爲出家絕倫之計者其見甚下而其量甚狹程朱諸老先生辭而闢之不少假借

者也何賢者復爲此見識耶此於吾儒家計未有入頭處故不知有用心用力之地而意思忽忽輒爲此空見所誤也此甚可懼者惟願日將經書耐煩喫苦不厭不輟真見聖賢意趣則此等妄想自見消磨脫落矣如何如何早晚倘得相會可復商量歸一矣○某伯營米盛意不欲強受而相厚之間不欲露其形迹已受而授之書齋僧使補齋役未知如何若已回頭則來作書糧亦可惟量之

又

丁酉六月

不聞卓犖之論不見清爽之儀日月久矣便覺塵土滿襟未知近日事如何能不爲萬法皆空之見所誤

則幸矣此漢孤露之餘疾病侵陵自知不久於世
聖上不察其如此荐下召旨又賜重禮極力控辭只
俟 譴責耳曾有重來之意能無魔戲否但篤信程
朱說話潛思實踐則有餘步矣吾將執經而質疑也
千萬加愛加愛

又 戊戌四月

自君之歸意思無聊松韻泉鳴都入離思作凄苦聲
矣未知深山中靜對方冊尚友聖賢粗窺一斑否或
不堪寥寂恣意登臨無益於心身否不勝耿耿之懷
此中胃病如昔暑至必益加然冊子工夫不至全廢
唯是求退得進居然有亞卿之號空山樵牧之社太

不着題矣家間故制依前議已去所着華儀已成幸
投示也病意蹢躅不得理會此事敢煩同心人耳餘
祝加愛自勉

又

惠翰鄭重足慰別後思只是比擬非倫令人皇恐不
敢安此來只欲誦說垂拱延和奏劄以獻於吾 君
而已了此便作興龍溪上人耳今日當讀孟子耶須
於求放心勿助長等語猛省加工也如或入山山中
藥料多斲以來以爲山齋共濟病身之資也

又 己亥三月

戀中遠拜問書且縷縷屬意殆非賤陋所敢當者感

愧交並不知所言此物甚不入時樣真所謂言之而聽者誰也踽踽乎無與徒也若得萬昌來相合並其樂當如何而何可望也近聞草友有動意果爾則何幸何幸而亦不可幾也時讀武侯全書晦菴奏劄壯心不至全無而顧誰與辦得一箇半箇耶極可歎

又 己亥十月

日者蒼黃解攜相念益深書札遠至慰寫倍至此默然如君之年富力強者尚有此歎况此衰遲者更將奈何少也不養老矣無聞天生男子之意真成孤負矣聞以疾病爲苦清心省事自復天和先正所謂養

心養病同一法者深可體認也昨者尊文見訪得承警責之語極令人洒然也

又 庚子二月

其時病狀不能暫忘今則如何須存心攝念快復天和也南中風氣近海不比山裏須審其所宜也大抵省事平心則雖瘴烟火雲有同實水之瓶水不入也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書

與韓汝尹 聖佑

仲氏陪城主遠臨累日奉晤甚得從容此實數年來
第一喜事仍拜汝尹惠疏殆無異鼎坐談話也示諭
外議愚久以此危喘持以與渠矣今不須悸怕也看
書有疑之論此正好消息也大凡讀書初不知有疑
讀漸多漸漸有疑讀之既熟則疑漸釋以至於無疑
然後始是真讀書矣此蓋朱先生誨人意也承方讀
朱書節要甚善甚善此書退溪當時極費精力今於
其中復欲取舍則恐非當時抄節之意也昔有人問

龜山以論語中何者爲切要龜山曰皆切要但熟讀可也朱先生每舉此語以勸學者其意可知也此中事想城主從人歸能一二矣此間方草朱書問目將以質於諸友彼中有疑處如蒙錄示則欲並入於問目中矣此間當疑而不知疑處必多故敢請耳

又甲子

每記清寧大文嘗歎先府君未第也今有賢孫克伸前屈一喜一愴無以爲懷此死期日迫追惟老先生一以晦菴夫子栗谷先生爲教之意孤負至此殆無以供洒掃於地下也問書櫃中承拜慰荷難喻

又

年衰多感其於友生則尤甚矣忽奉僉書曷勝慰豁信後歲序遷改未委此時閣中均慶區區一念未嘗少弛知汝尹亦自北歸閑中聯棣言笑度日自是難得之樂事歎歎無已也此漢游從於德門已及三世自謂通家之好世無二焉而及承伯氏書極用失圖矣茲敢不憚煩猥冒呈長牋幸賜同照如何其所謂郢書燕說者殊有味此蓋見於朱子語矣有楚相作書於燕相時謂執燭者曰舉燭執筆者誤聞而書舉燭於書中燕相見之曰是使我舉賢也遂舉賢退不肖燕國大治今愚前札真是舉燭而尊伯仲季若因此益力於古人之學歸宿於程朱之門墻而擯斥乎

邢恕余喜無脚色之徒則其爲吾道之光豈但爲燕國之大治而已蓋聞今日大家子弟其不諂附時人者則又皆拋棄舊業財利酒色是耽是溺竊恐反爲時人之所嗤也中心憂愍聊發於親舊想亦默會也

答崔美伯

邢彥

丁卯十一月

憂念之私何嘗少弛只緣衰病日深且不欲輒作京洛書以滋多口以故一不得奉問興寢之候中心慊恨奚但食物之在喉也千萬非意汝九見訪仍拜惠札撫存勤至感佩之餘尤愧不敏也承閱啓蒙如欲學易則此實門戶且也朱先生自以爲用力之透與大學同後學尊尚講讀當異於他書矣近有新頒翼

傳且曾有退溪傳疑疑晦處可以此等文字攷訂也第聞哀侍眼眚不輕此最妨看書宜使闔閉時常多則亦於存心之功不能無助也自餘只祝節哀順變毋以孝傷孝千萬至禱

與高汝根

晦

庚子六月

兒子傳到盛札如對慰甚春間書不省奉領或致喬沉耶此病臥而已無可言者蠅窩不便於調病來處溪亭水聲潺潺入耳不歇仍成聾病近事不得以聞殊覺省事耳左右杜門讀書朝市如萬里有足樂者唯願愛惜光陰毋與談戲者馳逐如何如何

又

壬寅二月

問人並問溪山人則不足言溪山有可說者有川來自山中得平地分爲東西二派人家占中洲爲村落高柳亂植成林故各柳川弊寓門外累石爲砌水流其中清可濯纓蓋源遠而大故雖穿過百家村而不穢濁耳蓋自不惡而病不得時時沿溯爲可歎也所論自覺頹惰之病既覺其如是者便是能治之藥更無別法也無緣際晤春暖多愛

又 別紙 乙巳十一月

高明者宜處於晦以晦爲名而字以汝根如何此取朱先生字辭木晦於根之義矣

又 甲寅正月

久不相聞卽見褫中書仍有多少示諭警省多矣近事非病伏山間者所敢聞置之勿復道也惟 聖考初服云云實有所戚戚於心者蓋於少時猥侍 聖考於潛邸極知規模氣像之大略及陞 儲位則實有延頸慶喜願得須臾無死以見有爲之日故敢因初服招延之猥及略叨周旋於清陰慎齋之下風其時事只如此而已荷見問之及略此布陳見後卽滅

又 丙辰十一月

一陽將復疑近益甚未知起居如何戀湖區區逃聞左右在京裏過逢時喜文章云文章固非異事縱使能之亦一小技已何足留意也惟願從此專意爲己

之學日用云爲如覺有浮泛之習勇猛克去惟着向裏之功如何僭越及此惶悚惶悚

與具濟伯

時經

己亥

問書慰荷李說誠可瞿然弊寓寥寂只章甫若而人挾書來徃若以容悅二字加於此輩則渠輩想必稱寃矣至於布尺之說朝家才以卅五尺行移列邑而旋以卅五收捧其事雖小而失信於民則大矣聖人答子貢之問以兵食皆可去而信不可去若如李說則是聖人之言爲不足行豈不異哉目今攻斥朱子之說盛行於輦轂之下强者唱弱者和將不可救止今又以孔子不足信之說鼓動於其間則世道又將

如何也此非少憂也然切勿以此等語人也恐致紛紛也

又乙巳

吾於今日日日下書一切斷置矣今忽有聞則驚且震駭不得無言也今日雖牢關却掃猶懼不免矣晦翁以剖劂經書集註尚且懇乞於朋友而止之况今日事豈料出於君輩之議耶千萬亟罷其議且以前日妄作謝於所知可也不然則雖重獲之中不敢復相見也千萬懇乞懇祝

又丙午

前後書良荷只此罪戾之蹤不敢以姓名與人闕然

無謝想默會之矣此間泉石當與百川萬瀑爭爲伯仲將築書室而託焉只恐青山送罵而白鷗驚飛也如得濟伯暫來相依何幸如之而只是揚州鶴古今無之耳

又壬戌

今歲正月十九日所出及三月廿三日書皆於夏晚因禡承奉其三月遣者示以賢閣之喪不勝驚慘之至只緣賤疾沉綿非復人世交象且以地僻無便不得奉書修慰孤負誼情慙歎無已未知賢胤守制能免疾病亦能讀禮否左右鰥居侍奉之况亦如何凡百馳念不能已正月書縷縷所諭可謂相信之及矣

人在世間孰無謗議惟自處之爲難文中子所謂自修無辨真切要之言也愚始於左右亦不無疑惑者存焉海外時兒輩見朴世輝孽弟世哲而來爲傳世哲親奉左右於金吾門外則深有怨恨子慎之語愚以爲慘禍之餘泰然誠難至於追咎死者則無乃過乎然如李厦卿舉世非之而愚猶以爲死生之際如蹈平地者豈人人之所能反復恕究情誼無替况於左右雖有些少口過亦不過一眚而已以一眚而替舊誼此豈平恕之道乎此則千萬不然也去年夏尊丈來諭以當時曲折則前日些少所疑又冰釋無餘盖世哲傳言之誤明矣其後偶見政目則以左右擬

於收用之列又知朝紳之疑皆已冰釋不但蒙滯之見爲然喜幸之深如有所得也此後則只有益加修省不住淬礪務以古君子自期而已此外更無相言之說矣落落相望相見無期只有悵戀而已

答朴子玉

世振

乙卯四月

書來慰甚卽者春夏替序諸况如何吾得保形骸而疾病漸苦前頭事可知也昨見趙根書則以朝紳之知舊無恙而獨使布衣流竄爲可耻又以黃生之被謫爲前日排擯者之戒此言誠有理矣

又

丙辰六月

來書備悉只沃儒事驚駭何極然爲程子爲重峰而

受禍死亦何憾其安坐縮手不爲一言以訟大慙者宜有媿色耳况以廢母餘孽歐打妻母而受刑者及不顧母尸使犬豕食之者不可不謂惡也今番事正所謂惡者惡之也聖人豈不曰不如也

答朴子晦

世輝

乙丑二月

示意備悉粵自十年前鄙意以爲程朱被誣慘矣程子被姦邪之目朱子遭逆黨之斥然其時門人弟子無有上疏訟寃者自栗谷遭讒辨之者至於三四百爲羣則與程朱時其事有異矣吾意以爲爲士者且從程朱時門法似可矣其時唯李季周判書以愚言爲是故其諸子一不叅疏自子慎死後益知此事之

不可輕易嘗試故去年論議蜂起時愚以血誠止之而止而如金燁則託於族譜事而潛形上去竟投一疏而歸雖歎奈何今番尹事雖極可驚然自無損於粟谷而只自害矣第與去年事有間而士論日激似不可止遏故只禁吾一家人使不得與則仲耀答書有千萬人吾往之語吾亦未如之何矣然渠則終不敢參論云矣今日事端日加一層將不知所屈必致焚坑而後已矣今日諸生雖自甘於焚坑而焚坑之後國家不亡耶事體至大至重而今則又捨尹而攻翰苑則又豈知時識勢之道理耶吾意須宛轉辭意以答三山通文則似好未知如何一源妄發聞來驚

愕道源云云韓承旨所傳也領台云云必是浪傳其時韓承旨絕不言領台事渠何從得聞而爲此言乎文仲云云尤可驚恠果或不虛則必是病風喪心之致恨不得卽執而痛撻也然文仲於此口尚乳臭之兒說何可掛諸耳邊耶大抵無論是非得失而紛紛如此極欲深入不覩不聞也

又 乙丑六月

書至慰荷廣留之被劾定是真有之書出於渠之致也廣留之初時不出而出於其後宜致一番人之疑怒然以大舜怙終之終揆之則亦不爲無說矣只怒其斥吾之說則誤矣吾豈無可斥者耶除是吾儕身

在閑地臺劾等事不須置諸口頭也

與李子夏

萬亨

癸亥十二月

國哀慟哭何言最是 上體未盡平復燭煎尤不可
言前書備悉只坐無便未得修復可恨上章云云此
非泛論時事只是職思其居名義正當夫誰曰不可
只恐廟堂不肯變舊也然只論其可否而已成敗何
計焉

與金景能

萬增

壬寅四月

此家禍未已今年復乃屢哭餘喘無幾苦事苦事此
時並奉昆季書殊慰此心景能勝踐之乖自是世間
無揚州鶴何自咎如此第知書帷密邇此可慰耳竹

文書拜領於積戀中喜寫如何第說日下多咎此漢
曩日遊山是知毗盧峰上人世是非亦能到得也抑
無乃丹崖萬瀑將入彈文中耶恨不與洪崖安期之
徒滅影而不歸耳端午日欲仍留板橋邀致草兄勘
校老先生遺稿此事遷就多時今審定不孤此計或
可來會耶

又

癸卯五月

昨過居正路此時不可以此蹤跡出入於多人處故
不敢造也湖南伯方刊栗翁小學吾勸其并刊老先
生所錄二板則既許之矣第其二板十許條或稱沙
溪所錄越數條又稱之其無所稱者後人終不知何

人所錄而又其貌樣終不成矣鄙意以爲其無所稱雖是子弟門人所錄既同出於老先生則共稱沙溪所錄何妨以書傳言之以師說並入於門人說而不復識別况以門人說并入於所本之師說尤無所嫌未知如何須商示之

又 甲辰二月

已歸庄墅作何工夫相戀不可言此病螿如前無足云耳北疏逐條攻破則似若與之相較者然亦甚辱矣第其說已行左袒者多 主上若入其說則所關非細當執此爲言而略明其悖遁耶 書以爲不可不辨春意則反是莫適所從也如有來便須商示也

又 甲辰十二月

聞至喜甚第無必會無實之示記昔尊叔父正字之沒也此適赴 召至京姑泊僉正叔家以將進吊之意先之於先大鑒先大鑒報以欲叙慟懷甚急將字奚爲至哉終食間人三至吾猶及前輩情義篤厚也明日固將北去當爲君留待幸來連枕再明分手如何爲此專報矣明若不可來再明早會於懷北長洞鄭生員宗遂山所朝飯間暫話如何

又 己酉

聞至喜甚泰倉持令之意只惜費而已 聖意則愍惻良生每葬魚腹好生之德可謂至矣故不顧他餘

而將順之矣若諸人愛民不如愛財則大本已失尚何所望哉且設倉而官人出納則大非私卜之利故百般沮撓心甚憊然如持令決知其無他而亦恐其動於浮議也若以爲此出於潛相而不欲爲之則亦非公心也大抵禮判下去當與持令商度而罷置姑俟之耳

又

未至十里已覺寔然而喜卽見來書則何其言之不可知也此中晝或有野老相過而夜則只有飢鼠啼鶻而已明夕當掃石以待矣某令謂之全無所失則不可且前者嘗語所親以爲某旣經郵對之後則自

廢可也厥後見渠不避禍福盡言無諱則心賞其志節之卓爾故今日不能不嘆惜以爲若使渠隨俗模稜則雖有所失必不至此使舉劾人非彼家子弟則雖有附者不至甚多也大抵無多說話遠外聽聞不諒曲折只曰某官爲親設宴而被重罪云則似非聖化之所願聞故當初所親有問者略以此酬酢矣今聞亦騰口舌則又自悔其不密耳華陽遠甚豈可失近而期於遠耶須無負朝夕也

又 庚戌五月

昨夕今晨幾乎眼穿茲見來書稍慰此心也所諭縷縷尤慰所望其自議者若曰至似或可矣云者可謂

十分稱停之論矣其下若足以查者粘惹宴前事以附論者之意則用意甚不可云云則尤似完備矣然查者之說亦不可盡信蓋下輩之供者承望風指則以無爲有以小爲大自古有之獨不見傳自得之狀乎此則須觀渠之對供然後可知矣北隻云云及聖教云云此不見邸報者已四箇月故全未聞知矣金閔云云始不過浮薄輩之所做而輾轉至於弄假成真救此無他醫藥只兩家情義不相阻闕則浮言當自消磨矣至於愚昧者亦入其中則可發一大笑也然愚昧者須學邢恕說出斬作萬端之說然後竹洞以下疑我之或如言者之所言可也又須學楊畏

之反覆於轉眄之間然後西門諸人疑我之不如前日可也無此二事之前兩家相疑則其可疑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好笑吾欲於旬間歸到山中彼時雖有大段事故切勿孤一見可也

又 壬子閏七月

卽因君平便獲見七月十四日惠書詢及家兄平否家兄之亡其時已十日矣隕慟倍新也家禮輯覽未校者尚二大册擬於季秋復作梨洞會未知無魔否也松翁年譜時未到到則當依示更付擇之也君平子迺來訪於深山臨別書示坡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要須舉白便浮君今蒙仰屋之示白旣難浮只令

青山移文送罵也

又乙卯閏五月

始居邑底以海風直衝稍移山谷中村舍而柳獄忽起狗之本意實有在也方戴頭以俟矣此際忽見千里外耑書未死之前得相聞問誠符此衷兼有累篇佳什諷咏以還不覺清風滿襟尤幸尤幸晦翁誦屈子有長年之願者欲見時人如何出場今日此願之切實倍於古人而將死於柳獄則死不足恨而此恨將無窮也抑又有一事尤欲無死者九原之中若拜先尚書大爺則必嘻笑而譙之曰不聽吾言汝之尹鑄今如何云爾則將何辭以對也牛蛇之變其兆已

萌矣幸賴久揆一言折其尾毒故不敢復動石室真有孫矣彼既於東朝無復忌憚則於賤身下箇天討字何足異乎吾則已矣而草廬雲舉一啓並竄其勢蓋未已也所可笑者雲舉纔有戲簡以爲先生一生尊尚朱子朱子只落職而先生則竄無乃道德未及朱子而然耶此書未答而渠又未免恨未得相對拍掌也此等捧腹事甚多遠不能多及○前月聞尹甥搏之計繼聞將以明日定葬其美質醇行世復有斯人也耶慟惜不可耐行自病也

又乙卯六月

來書備悉晦翁每誦董子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之語以警學者其可爲者爲之而已利害禍福何足慮哉昔蘇子容以其父被草頭木脚之謗辨白於朝至刊國史而晦翁載之於太極圖說中况今申誣不止於草頭木脚而已耶伯氏之明悟必有以處此矣

又 乙卯七月

十九書甚慰此亦因家弟行付小牘矣殘喘姑延然慈殿既有閉口將死之教爲一國臣子者寧有欲生之心乎恨不得溘然長辭也記昔此人少有盛名時先大爺獨言其不言至或譏諷朋儕之不明當時或未能深服也一朝瞑目則卽當負荆於九原矣

又 乙卯八月

問書及膏腊牋封並謝東坡少時攻釋氏朱子以爲以邪攻邪及其晚年失意遂與釋氏爲一其心旣邪則其離其合特顧眄間事耳大抵不出於義而出乎利者例如是也

又 乙卯八月

叅判文竟不起疾承訃痛哭不知所言記昔許之再入此文謂同春以爲恐或相染寧亟出以免遂求關東以去愚每謂士夫持身當如是也從此此等風采復不可見益爲世道歎也大抵運氣所關奈何奈何惠肉依領老病已甚行素難久明日當喫耳

又 丙辰二月

彼中事念之哽咽引在何間而寔在何日還官之期亦未知遲速甚鬱甚鬱前書所謂得正而斃實老先生家法老先生遭癸丑禍一不與續男輩相問只杜門靜俟而已今者景能獨能紹述如此可敬可敬

又 丙辰五月

見書慰甚此痞疾餘候尚今往來蓋中州耗損外寇易乘而然矣近耗復如何名爲禦寇而寇亦難逢矣慶元黨禍來朱先生書札多用笑字矣今日知其真境矣彼羣鼠情狀雖萬端自其本色不足爲言而名爲善類者多失故步此先生所以始歎而終笑也壽非全壽之壽弘是仁弘之弘此當初甚疾之之辭今

則效之者漸多此實鑄也用崩通之謀而誇示燕趙之策也吉甫之常以爲疎脫者是豈實語也亦可笑耳

又 丙辰六月

數日來雖有微聞而尚在疑信中矣見書悵然此五十年前慣見之事今日只引分二字爲第一方法耳別紙亦五十年前事也蓋於士類無復着手故自相噬齧如讐敵矣此中比來熱鬱如蒸真所謂不堪者然亦漸熟矣只一朝溘然則不可復相見此爲愴悵也歸後須討一室痛掃澗靜坐着書亦勿爲方便之說所誤千萬之望

又 丙辰六月

一自西歸益復無聊始謂直指漢師因兒子聞略留黃岡殊爲遜人爲幸也幸須收拾少輩相守讀書也此不但炎蒸虫蛇全入不惟下床而畏而已然亦奈何時因便信略寄數字慰此窮寂○際接鄉人當入商量其在院籍者一以朋儕視之雖如首監等流恐亦須致敬可矣嘗見慎齋先生與老先生自別今日則視慎齋先生尤當有別而至於宗族則益不可不盡誠敬也

又 丙辰七月

家弟來得見前月廿七日書欣寫如對頓覺沉痾之

去體也况審課兒以書日讀古文此實大好消息入耳而極不戢也今赦庶幾之諭豈莊生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者耶漢水尚不西北矣某友禮說恐是文不能明其志以致人疑耶置之勿復道可也曷嘗見鳩人羊叔子耶公院任渠如何無可奈何而惟余喜沈繼祖何代無之矧今仁弘爾瞻之餘孽得意躑躅追被誣毀豈獨退陶而已所諭欲死云云實天理之不能已者也朱夫子移奉云云恐記之不詳也當時奉告蓋或者以真西山並享於朱子其後移就西山於配位云爾其事似出於記譜通編而倉卒未能考出耳惟潛谷以重峰辱在彭齡郭詩書院而奉移重峰

耳

又丙辰九月

疇孫歸傳前月十四日遣書爾前西原時所惠亦得見之矣追配之諭誠然誠然所可痛歎者 孝廟以天縱之聖其見於謨猷者一以明天理正人心爲主及至今日觥斥朱子者至乃以孔聖不必諱之說進於 冕旒而生和掇義之人又當褒崇之大禮歷三朝厯厯不絕之正論至此而喪滅無餘矣世有曾連則豈不欲蹈海耶且見京裏一後生書則一番世家子弟皆談謔度日反不如屈首塲屋者之猶爲有用心也此甚寒心也程子嘗曰志在富貴者失志則

悲愁放曠此豈非可羞之甚者耶舊日門墻諸人亦復如是耶良器極可驚愕昨答其書戲謂此可賀也山海之孫謂吾輩爲綠林赤眉之徒矣今必曰彼非綠赤之徒故乃爲其所斫君則免矣未知渠以爲如何也然其言極可怕切勿聽無脚色雜人之往來可矣豆酒之蠲誠可異也此乃介冑之物將欲隨二隻兵車渡遼擊虜耶好笑

又丁巳三月

久不相聞戀溯不可言忽得禡中書其爲慰豁何可勝言近示雖憂奈何惟是 陵寢之變驚隕何極如不欲生也鐵瓮此豈人謀所及且愚悠然一付之

笑者非有弘量偉度而然自蒙 聖上切齒腐心之
教義當刎頸割腹以謝吾 君而顧乃諉之於姑無
賜死之命乃敢晝哺夜眠置身地上則是乃頑然一
土木矣鐵瓮云爲雖曰極至而無餘地其可與之較
是非得失哉彼若徐究我之常爲渠清脫則當自愧
作雖其不然而益肆其云爲亦且任之而已何至嘵
嘵辨白以犯古人之戒哉此未知於理當乎否幸詳
究而見教也

又 丁巳四月

老婦之亡適值此際病旣不得救療沒又不得臨訣
前頭窆葬復將不得撫柩五十年牌合之義豈謂其

如是也此人情之至悲而不能已者也遠蒙慰書益
增悲愴此月初得暴下之症腹中無一物然後因遂
氣絕今雖得延而自料其難久矣葬地示意誠然然
萬義之爲壽藏久矣今日所難者皆以事力爲言吾
意有不然者罪人家葬事義不敢備物而東坡云延
陵羸博之義子獨不可施之父乎子猶可施於父則
夫豈不可施於妻耶草草牛車可以致遠槨周於棺
土周於槨而墳高可隱而已則一家奴僕亦可辦此
矣第聞兒輩以山運拘忌爲礙云吾意以爲此亦不
須太循其說司馬公誑其族人之事益可驗其難信
矣惟望善思以導兒子輩如何

又 己未六月

平生讀書可於今日得力否若隕穫章皇則必爲竈婢所笑矣有小文字付疇孫可取見也甚恨受狀太遲不得盡其心神也謹此爲訣千萬珍愛君平同照今此意思與朱先生訣張定叟萬一彷彿也

又 辛酉二月

才遣承碩奉小紙來書先至矣收布果能變通耶以吾所見則恐未能也用力挽住之人其意亦如何某疏誠恠今日政目若而人尤可異焉前日附託邪黨之表表者反蒙 龍 擢後人何勸焉以此歸思益催矣記昔己丑歲申某擬承宣慎齋先生嘆曰用人如

此國事尚可望乎吾輩不如早歸矣今日事政如此矣

又 甲子五月

才見崔疏極用驚駭爲 國事罔知爲計卽見僉書何其廢哲不愚耶彼與我分義不可謂不深凡有疑可直以相規則真朋友之道而今乃不然此亦可見我無受善之量故如是矣是亦豈非自省處耶且其所言實中此漢實病雖老且死方且喜於得聞而萬一有自治之功矣不料何物崔慎乃敢突然露章以觸事機令人心駭鬼動方此凜然矣所恃者諸賢在朝繼此雖或有妄作者冀有以賴以周旋鎮定矣何

故諸賢見識乃出於此耶竊恐此非人謀所及大抵平生所聞於師門者只是爲己二字故妄竊有志焉而行之不力燭理不明以利爲義者多厥或知之而到急衺處全出於私欲者多每中夜以思愧懼交切今者彼言雖出於怨怒不平而在我有受以警責之益則爲幸大矣吾方以受益爲幸而諸賢怒而攻之則是我陰受其賜而諸賢顯攻其人也諸賢若以我心爲心則寧有是也我之此語若不出於誠心而諸賢果欲攻彼則我真是用機關權數者也且有一言今日後生當以朱門爲法朱先生受僞學之名也未知朱門諸人爲之嗶嗶分疏否乎今日諸賢意思何

其與此相反耶令人愧懼惶恐無地自容也幸諸賢諒察焉此言若不出於誠心則天厭之天厭之

又 甲子十二月

歸鞍未稅已聞沃人有事極令人疾首亟欲走入深山永作希夷而只緣連有祀事未得便決茲奉遞中書慰則慰矣第說及其中事將欲推波助瀾耶鯨戰而鰈死此雖俚語而亦有理也可怕可怕晦翁誦山谷波浪何時平之句而曰真可以泣鬼神不料今日親踐斯境也從此垂書問死生外不及外間毫髮事如何

又 乙丑七月

非意見書何慰如之縷縷示諭備悉雅意朱先生以
范太史辨理伊川在數年之後爲非今此漢至今浪
默蓋有待也今則學儒忠儒已盡論列而 聖上再
示邪正之辨則今雖爲之而只成冷了然遺稿修上
時似是機會此乃延之之意也最是真有之書不出
於初而出於後大爲彼輩執言之地而吾亦未知其
故也曾以書問砥台則答以不勝可笑故置之云而
又出之者非渠則足以有辭矣擇之則正是出之於
後者而不言其所以則終未免爲彼輩之所持而醜
詆之叢于此漢益甚矣此須明言其所以然可也校
書節度君平想能詳報矣大抵非久當以所校新本

上送其取捨之極重叔諸公當使置水不漏矣須預
備寫具以待之如何

又 乙丑九月

連紙書謹悉無非至論惟兩家後裔云云傍觀者云
云恐是過慮之意也牛溪書札不行於世者甚多而
豐原亦恨退溪文集刊行者太多云矣然所可憂不
在顯臾而恐在蕭牆之內也君平父子時又激之每
戒之而不聽可念可念惟至誠愛恤俾消怨毒是爲
當務也其患得患失之心舉世皆然不可專責於一
二人也

又 丙寅正月

僉書忽至甚慰新歲相思之心矣賤疾一向沉綿未知何日了此未了事耳景能縷縷之示皆已承領矣自刎之諭何其猛耶有似燕趙間氣象而欠却論語小學反躬自省之規模矣黑白之云屢蒙提誨非不知盛意所在而自料此漢坐在危辱之地雖或言之誑復信之所謂垢彌甚矣者正是此也且孫兒曾以朱子論范忠宣事言於稠中大禍已兆矣今又曳薪而救火耶又今世以愚爲武叔伯寮而諸君乃欲使我當孟子韓公之責人孰不笑之非徒笑之必將怒之曰人以爲跖而自以爲舜云爾戒語服膺之諭不勝欽歎也文中子所謂止謗莫如自修真知言也

又丁卯正月

去歲不忍違病孫意六次遷就卒至山谷書齋寂寞迎歲意思無聊忽於此際遠奉禡中書暨碑本欣慰之私不可名言碑本卽當修還而前臘寒疾去去愈甚無計執筆勢須俟後耳 廟享議發頭旣曰古聖之制不可容議云則其不可不行之意已昭然矣其下所引朱子語則蓋慮只減 廟享而自便之事則依舊自如矣所與右相書雖不能分明記得然其所指則宦官吏胥輩也昔年欲變布木升尺則胥吏洵洵似有生變之勢而士大夫之嗜利懷私者無不瞋目張膽盡死沮抑愚竊歎以爲南冥粟谷皆以爲我

國亡於胥吏此誠至論也實事如此不覺愚言之太迫也然只是私語於峽相不料峽相之漏泄以致紛紛也此相其心太古也謂人如己與人傾倒此雖君子之心而於事則極害矣愚亦從此知戒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實聖語也惟後世從此者絕無故人以為恠矣奈何奈何

又丁卯二月

來書備悉愚雖至暗亦知此處非萬全然萬義亦豈桃源也要是入京然後可保無虞而入京之可畏豈不有甚於此者耶詩所謂蹙蹙靡騁者正謂是也今疏後孫兒蹤迹想益不安諸君須思脫出之道以教

之如何瑞台所患漸向差復則何幸然時事至此生世何樂也遺稿刊事不能謀始以致半途齟齬須細思收殺之道如何鄙意當初欲移板於遜院從容校正也更思之無有主張者又不無造言生事者盍觀於朱夫子所論刊書利病也大抵此事正不可因循須亟與商量而善處也○遜院配食某也下來時容其利口使於無事中生事使我受困取怨此人事不可說也我則於遜儒之來問不敢可否且於宗黨故舊相為顧恤者實善意而至於助其勢以為邪則恐亦非道理未知如何

又丁卯六月

瑞石已作千古矣承書尤覺涕零也時事運氣所驅非人力所及奈何奈何某人自吾在海上時已驗其誠信矣惟子慎每言其不肯以身專入於此此可疑然望人何可太深乎今見其別紙所言則斥羅之意極其明白吾之所答只隨其所言而言耳渠之原書今不在此後當覓呈也從衆之衆字出於論語彼豈不怒於微服之僭而反怒於此耶然吾所指衆字混指當時上下男女而言非指一二人而言也然彼輩以當時事爲十分善美之義何怒之有援引師說評斷先輩豈非重難之事然此事發露已久彼既公斥老先生語以爲失實可駭則其無顧藉甚矣此何

可怵怵覩覩徒貽其誣於師門哉且道今日事君以爲發於今日乎其源旣深日漸月積以待徒黨之盛然後發焉初發於畸翁而再發於今日矣觀栗谷別集所刊成尹兩人所錄則可知其實狀矣其所錄雖曰實狀然以事體言之則宜附於文簡公集而不宜附於此也且念將來有無限不好事此漢死後復有能言此事者耶畸翁所與潛窩書晏叔爲人所誘怵而刪沒之今鄭泣切以爲痛迫而竟錄於後集此自然之勢也且某人時未見其左右之端而先以此疑之則無乃近於黃勉齋過疑楊子直而受責於朱先生者耶愚平生信人太過屢致狼狽然亦不深悔也

凡此所言幸一一回教如何卽得玄石書令人眼青也

又丁卯七月

褫中書見之爲慰示諭謹悉舍弟許書中語亦詳聞之矣今事豈人力所爲哉固當順受靜俟不可以禍福先自忽忽也戒疇慎言之教不敢聞命如欲避禍則不當其位可也居其位而不言則不幾於以不言餽之耶大抵難進易退是事君之大節朱子一生所執只此一句而已況在今日其可俟日之終乎所望攜手同歸以全性命可也此外無他道理也○遺稿淨寫之役何至今寂寥耶兒子事亦難預料須及此

時改刻可矣此意須說與壺谷也

又丁卯八月

昨是亡女祥日晨起哭泣方此大痛忽見來書殊慰病懷別紙謹悉不擇親疎無言不盡是栗谷先生家法也然後見君子而亦以此狼狽吾子與孫可謂膠柱鼓瑟矣好笑叙九展步時還不如窄步時何謂幸也新揆以吾慮之不勝其憂晦翁所謂相看狼狽者恐不遠也餘委席倩草不能一一

又戊辰七月

近况如何此素患益苦非復陽界上人尹譜奉還其中東鶴寺條其父子書付去其父反覆之態乃如是

耶豈有爲黑爲陰而其人品反有爲白爲陽之理乎
此實詖淫邪遁之說而今人尊信過於牛溪殊不可
曉也

又

戊辰八月

來書備悉鄙疏之旣成還寢泊並後疏不上竟未知
得失如何最是訾牛溪云云京外洵洵彼果上疏則
此當詳陳源委以解彼惑矣此實源於昔年到從姪
基厚家見尹鑄中庸問此何書也厚曰諸友送此於
姪曰希仲新註勝於朱子君亦錄而讀之也云矣愚
卽擲之於地曰何物尹鑄敢爾如是爾果欲錄而讀
之耶汝從前慣知吾之斥鑄矣汝何敢蓄此於案上

乎厚曰若是則尼山某丈以牛溪之孫亦何以尊信
耶愚曰牛溪親子亦有附於仁弘者其外孫之尊信
尹鑄何恠焉自是益憂尹之禍斯文也攻之益力則
尹之助鑄益甚矣日者同甫作畫一例逐條來問者
殆萬言愚亦逐條以答時與厚辨答說話亦在其中
矣當與厚辨答時自覺辭氣太暴又牛溪親子云云
亦太迫切而不遜故旋即悔之然不可諱疾故悉以
言於同甫矣今聞自尼截去親子二字而直作牛溪
附仁弘五字以激京外云此乃彼中本色矣欲問我
於文谷之門則僞做檜相之書欲敗翁慶之昏則假
作李泰鎮之書皆卽敗露汙可休矣而方生不已可

怕亦可哀也

又 戊辰九月

慈聖昇遐普深隕痛 聖上累月侍疾之餘竟遭巨
創伏想深墨之容憂煎不可言前頭去就備悉示諭
先銘疇孫昨才搜得未知所欲添刪者也甚更示爲
可疏事晦翁嘗遇遯焚稿是亦罪乎西山道州之行
不干此事也休怕休怕坡疏發於何間亦欲對上詳
陳曲折則彼亦釋然矣嘗竊自笑宰我敢曰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然堯舜何嘗因是而貶其聖乎未聞尊
堯舜者怒宰我而上疏也且慢侮牛溪者莫如驪鑪
而黨助驪鑪者亦莫如言甫坡門何不怒斥言甫而

反尊尚此極也未可知也○遺稿校刊子甫兄弟極
其誠信感鑿愧謝

又 戊辰十月

晦孫初五日竟棄我而死傷痛不可忍則只願無生
而已適此所患與渠略同今朝太醫就診更爲書
啓病情吉凶據此可知矣從此溢然則此願可遂而
庶可與渠同遊于地中他尚何言承端指書問銘感
何言亡兒自知不可爲然後從容謂我曰世道之責
雖重而大禍豈不可念吾舉孟朱事以開之則渠便
洒然信及矣今則已矣百倍痛泣也大抵今日事初
始於下手栗翁以及於孔子雖十孟朱出無如之何

矣尊崇粟翁之道者尚何爲哉只有引避自守不亂於渠輩羣流而已而吾儕或有不能然者可勝歎哉日者以此略責東伯東伯覆書深自悔責此則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與金君平 萬垓

庚子十月

兒子去我遲遲暮抵早出想未從容矣今蒙傳示渠書且奉貴札慰寫不可言實記原本如無上下之別則難於釐粧蓋古不可輕改也第與子精商議如何此書常置案上一日不見已如農者之無耜幸稟速圖之意如何如何

又 庚子十二月

早作尊庭書以無僮指而未上矣忽奉來書甚慰戀思問目乍看皆精密可喜大抵讀書能疑者未易疑而能問者尤不易能疑而問則從此有無限好消息矣須不徒問而審其思如何

又 辛丑六月

病臥窩室塵蠅滿面時見穉輩牽衣釀淚於目時一自語此生何如是竒薄耶又况 天闕迥隔孤懷耿耿以此忖人人之不能歸實仁人之心哉人之爲言無乃舛乎

又 辛丑八月

殘生不死獲逢今日大慶屈左徒度世之願朱夫子

發大笑者真有以哉特其出場者有吉凶之異耳抹
踴之餘追憶先王時玉音猶在耳中不覺涕泗交
頤也

又 壬寅正月

新歲只欲問有新功也不然則有愧於舊心耳此只
與一二擔書籠移寓他境早晚閑看亦足以消日矣
今日風波只宜置小盆池與堯夫看他早晚當有對
討時耳

又 壬寅十一月

一陽已生侍奉佳否此自恩境稍移黃山追憶舊事
不覺潜然也前書具悉指意當今法門衰敗曾聞帶

方之人語貴從以爲近思心經是尊家業云此雖激
而發者此則當受登徒之規益矣前日僭說實出赤
心矣荷不甚鄙喜歡交至

又 乙巳五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不料老先生厚德深仁不能覆庇
後承死喪連仍今又使奉祀宗孫不克蒙其澤一朝
無病棄捐理之難諶胡乃至此痛哭痛哭不知所言
計哀奔喪之日正是大潦之際何以能至其免大病
耶思之又切哽塞時烈義當卽日趨哭洩此悲臆兼
問哀候而 聖上離發行宮之時又令承旨申以隨
駕之命故追到畿輔而還道途傷敗軀殼僅存以此

遷延坐思存沒但自涕零而已重念哀之一身所係極重而卽今保護之責只在里之諸哥而已惟冀哀自思可生之道勿貽私庭之憂以副朋知之望千萬泣禱千萬泣禱凡有可議者勿拘常式以書來示可也千萬悲咽不成狀

又 丁未三月

復此專書示以啓期慰幸不可言日氣雖云失節早朝則肅霜西去之日戒行毋太夙且必啜一器溫糜而發如何生前喪正值廿二之年恃壯不戒及今多病皆崇於此故願哀之加慎也

又 戊申正月

端書甚荷倉相慟惜慟惜無論相業如何而若干士類恃以爲重矣今日何處得來今朝見其姪子尚書復書不覺淚落入紙然幾何不隨而死耶高井表承曳入有日慰甚慰甚了此卽來爲望

又 己酉正月

前後來書又示上中下三策三策皆檀公之第一也敢不奉行只挽回世道壯哉此語也殊非淺拙所敢聞也泰安事與巡仲熟講而發者而又請遣宗伯相度形便想巡令不知朝議而云云也輯覽孫兒亦皆上來無人檢出待我南歸未晚耳沈相家事聞其伯逃去是伯夷之餘風也其第二徃請不來門長徃亦

不來母夫人親往然後始來改題主摺紳傳爲美談
彼家豈有怨我之理乎三昨貴人來致謝甚勤矣

又 壬子十一月

來書慰甚南宮別紙承悉美村平生以江都不死事
自訟不出此爲美村最高處所謂潔身不污者指此
也

又 丁巳二月

一字千金猶爲歇後語也世事之談可浮坡公之大
白然用破春眠不是少事也鐵事盡然傷歎而已尚
復何言此不須入耳出口惟靜默庶可鎮定耳千萬
毋廢書冊之功至祝至祝

又 丁巳八月

今日薦祀式禮莫愆否追念當時易簣事倍覺愴咽
也來書備悉惟是區區微蟻之命持以與人久矣今
日事儘覺悠悠也鐵倉昨得書有慚悔語朋儕之幸
也豈諸君斡轉之力耶

又 丁巳十二月

哨公還遠奉問書極慰戀思因以聞所未聞億萬斯
年之慶願少無死得聆吉語雖當減命亦當入地鰲
抃矣此外則只祝閉門看書而已

又 戊午六月

雖不見面而得見兩度書與面不甚遠矣所引呂公

事甚善皆喜讀此書耶此尤可喜記昔逢着覺性問天堂地獄果有之否卽對云謂之有則有謂之無則亦無矣此卽禪者機鋒矣今日欲以此答來問之勤未知君平以爲如何也大槩此等說話無論虛實不須聲說可也二宋全史是元脫脫所撰卷數頗多固非家家所有之書然不住聞見幸甚三蘇已入手否速圖之望也

又 辛酉十月

才因李賢哉得書恨無復修之路復於臨便荐獲慰荷不容言焚黃喜其嘉吉光南丈所遭莫知其由令人悶鬱此只在看理如何而已且直雖在我在我之

道只得順受無辨是士夫美風也至於何以鎮定之論可謂不知人與時勢也雖以栗谷大賢終不得力身且不免况庸陋醜差如我者何敢措意於其間耶君於是乎未免失言也此以修正心經釋疑猥蒙聖獎至今以劄辭弁而刊之而乃引栗谷聖學輯要事皇恐不寧直欲循墻而走也此欲更修輯覽須資糧饌於臨衙來爲久留卒業計如何如何前書知有此意故敢告之耳

又 壬戌八月

才以一書付懷仁行蓋以輯覽事也此書青衣原本問諸少輩則其不在華陽也無疑似於壬子六月自

梨谷還藏於外城矣須亟命賢胤檢出疾速呈送于
光城以爲重校之地至佳至佳欲於未死之前得見
此書之刊行故如是汲汲矣霜後人情甚於土崩可
謂罔極禮曹回啓如不得遞則賑救之策當何出耶
須熟看朱子大全救荒條例可也

又壬戌九月

日者聯枕尚有餘懷卽奉來書備悉示諭深荷今日
事只欲一謝 隆恩而已而得達與否亦不可幾以
故七思八量尚未有定計來示云云無乃太早計乎
甚於見卵而思司晨也且念徃歲國內收布欲依大
典以紓逐年升尺漸增之弊而諸宰攘臂瞋目如不

我克况今年事更可妄發耶此何異於馮婦之下車
耶雖或得抵 天陛只引年卽退而已峽邑云云尤
似雨我稻田之私矣極好笑行資依領滿眼當依示
唯卅脰若犯伊川無行之戒則不可也若是白從等
所賣則可懼矣此事亦可致意也凡百爲君憂慮者
實不異於濟郵須並此見哀也詩云老夫歎歎此語
真先獲也

又 癸亥三月

冬行春令人無不病此時政况如何吾來伏江臯日
瞻 陵栢愴慟益新近聞御將丈被重論驚歎何極
所幸此文不與相校不失宰相風度也近思釋疑本

草自羅叅議進諸老先生此實守夢初草也和叔切
欲借得錄出幸須搜擲如何此實老先生師友淵源
不可不廣布於世毋忽毋忽千萬幸幸

又乙丑四月

連有書皆達否輯覽後序粗成欲見老先生本序須
卽騰示如何松狀亦欲速得耳此等從前相告時有
若墮深井者似不當如是矣本家如或乏人雖走院
人便亦可也

又乙丑五月

來書備悉元來不干疏章猶且歸之此漢若如來意
則益無以自解而深入於窅矣外集中刊行語晦孫

所示亦如來意矣光城書亦欲以此爲主而不欲雜
以他語蓋諸門人所聞不無詳略之不同故也老而
不死默會其人然其人則想必以此反詬此漢矣松
翁狀文校後不敢少留原本卽付來便矣浦渚文字
不敢食言故終爲寫去而京裏議終亦不得不以實
告彼家若知外議如此則想亦不用矣但同春狀文
記此老嘗以朱子爲孔子後一人云云果如諸意則
同春必不爲此逕庭之說矣未知如何洪疏後有自
多之色者豈特某人而已痛矣痛矣

又乙丑九月

歸自瑞山內葬得奉嵩書並二種團臍頓覺病胃開

導深謝深謝北儒四人昨日來到謂辨落髮之誣於
闕下而來北伯之謗想層加可念可念想其疏語有
過當處故 聖批以是責之而嘉其尊賢斥邪之誠
云矣來儒輩欲賴湖伯顧念爲數朔計而聞湖伯出
巡彷徨罔措顧余貧甚不能相資可歎可歎別紙備
悉不意人心天理之數敗至此之極也設使老先生
真有此言今此云云無異於子證其父之攘羊况萬
萬無此乎嚴責之示不勝捧腹顧此人地其敢辨此
乎瑞石兄弟書昨日來到方修其答而事甚忙遽未
得奉議極恨極恨如無緊故須望略來以慰遠人而
或助以米斗則雖小而有無忘賓旅之聖訓矣

又 丙寅六月

戀中見書慰慰所輸冊子得免沾濕幸幸所示疇說
極可恠吾雖至愚極陋尚知不敢干於此事矣常常
戒渠以爲汝久占津塗常以爲悶如以薦事脫出不
易則亦須隨他可也時人主也汝則客也以客敵主
非但道理未妥勢亦不敢也汝之脫出一日爲急須
念茲在茲也云云疇或說此於所親耶可訝可訝

又 丙寅六月

戀中見書慰不可言此間校役明日當畢苦與否不
須言也此事雖可委之延豐然吾不致誠致有誤處
而使人非議則吾負地中人矣何忍爲此最是栗谷

別集已爲入梓而多有合商量者將何以處之

又 丙寅十二月

日者之奉雖爲幸甚而亦恨其未穩也茲見來書殊喜勝適也此一味辛苦少無生世之趣而若過明日便是踰八望九之人矣記昔老先生八十以後勤勵不息猶夫年少人而吾儕小子衰懶如此真是師門之罪人也奈何奈何

又 丁卯二月

問書可慰西原城主尚有立視之言米少小邑尤不可言矣貢慮不能已時論洶洶固已料之矣然苟使朱子之道得伸於吾東雖使鐵輪旋于頂上亦無所

憚矣才見壽洞書則以爲百世公案云果然則益無所恨矣

又 丁卯四月

來書備悉愚於栗老無一毫近似而何今日與癸未相似也癸未後非久士流之狼狽甚於癸未而卒致壬辰之亂此又今日之所大懼者也然吾之所執爲皇統也爲朱子也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渠輩頗有彷徨之意及光城歿而卽上其疏云是春秋傳所謂幸人之死者其亦不仁也哉又聞定山欲擊錚上言李師吉呼召其徒將欲叫闔此後醜辱不知其幾許也

又 丁卯四月

見書知中軍君之逝去驚慘不能已此君良善無邪
又免於背本之歸尤可痛惜也與致道盡言未知何
事而於致道何言不盡也與他人說話則須着白圭
之戒也吾儕等是爲肉人然在吾語默之節則不可
放過也

又 丁卯四月

泰哥已西去否其內所患如何云耶兒子得錦山然
與君事體不同而 朝家並令除講在我之道豈敢
安心將作書於諸公而請免矣文敬公忌祀將廢故
圖得四石米於方伯已輸於外城耳

又 丁卯五月

卽見倚馬書備悉雅意矣孔子嘗謂子路曰由之責
人也無已夫吾於君平亦云爾吾不爲人誅挽久矣
今於瑞石不忍無語吟出斷腸聲授疇孫使並渠作
入禡矣渠今往遠寺修史未知如戒否始欲使兒子
修薄奠而送文以哭柩矣更思之兒子不易矣徐侯
草宿亦未晚矣故止之矣言之至此不覺淚下悲哉
悲哉遺稿昨日有恒只以私本二件持湖伯書來言
進 御諸件盡爲輸彼乎以盡數亟送答去矣惟是
校役以病且無助遷延至此當俟少間使病孫執筆
矣若錦兒下來則當促板本於湖伯使錦兒先改第

一卷已校者矣

又丁卯五月

兒子來歸知瑞石已入地中傷慟莫及茲奉惠書殊慰病懷也堂劄未知何事徒惹風浪則不可說也遺稿初卷專改之示良是良是此是兒子手裏事有何難碍者從當以此語渠也然祝號疏下分註不可刪改也其餘分註及批辭一切刪去至可須以此細報京裏如何仄聞尼疏分三運不以伸寬為主而專發此漢平生過惡誠使過惡悉聞於世則可謂快活矣

又丁卯七月

來書備悉某也頃者早至臨夕而去果有多少新話矣然亦言其兄叱渠之說其兄弟亦將不相容矣不勝寒心其兄叱渠之說無他只傳播與掄問答之說於人也古語云欲人不聞莫如不言誠哉景能別紙不勝寒心驚骨山海之禍似不旋踵矣亦天也奈何

又丁卯八月

見書備悉雙駕有似真宰相令人慚愧欲得僧寺遊山籃輿耳

又丁卯八月

書意知悉再明欲以籃輿作行弱馬短童塵埃滿面平生慣此矣籃輿亦覺僭甚况於雙駕乎津頭之會

預爲欣企

又 戊辰三月

來書備悉跋公事業可謂盛矣彼請罪汝碩令監者是侂冑先罪蔡西山之規模也次第將有所及矣拱手以待之而已遇遜之章何其遽作哉吾則雖不欲作而文谷老峰之首先罪尹者將有待罪之舉矣若然則賤臣者不得不繼之矣若因此而晦塞者或明於萬一則亦跋公之功也彼完孫則是其淵源有自來矣何足恠哉某相流涕吾不信也誠若如此則何無一言而密助其勢而已耶大抵某人一脚出門而布置擺排者有同武侯營壘可謂竒才矣然紹述黑

水而謂父已絕云者可謂疎矣松江稿序文有孽臣字老先生手註其姓名矣今日一何多也可怕可怕

又 戊辰六月

近日阻澗甚矣戀思可言疑禮問解本草萬圭苦言無之無乃藏在他家耶須悉心訪問如何如何此非細事也磚石之 啓至今不停耶昨見其書則以爲今事出於發出拯書云爾此蓋源於鑄之悖惡而尹之祖述滋蔓至此也世人不知可歎也已昔汪尚書掌省試舉子二人盜用蘇軾攻孫復石介之文而汪取其二舉子則朱子斥責汪不有餘力今人又以攻孔子之說爲科題以試士其禍甚於洪水猛獸矣推

原其本則皆出於鑄宣此何可諱也然勿以語人截
頭穴胸之禍促迫而至

又 戊辰六月

答書良荷油菟果爲好品然其在償人寧過而不可
不及况契人爲其父母耶全義事豈打愚耶後便詳
示曲折也問解草本一束昨自萬圭送來雖少亦可
幸也須從容尋討期於畢得如何並問於他家可也

又 戊辰六月

答書良慰打愚不學退溪而學南冥以至於此奈何
景由之罷全是覺相之造化此輩勢焰熏天可怕可
怕此間二儒生爲雪二老先生誣方欲通文於連未

知未終如何歸宿也

又 戊辰七月

早得問書深慰深慰示諭備悉莫非天也奈何奈何
仲淳不欲入於羣類欲以計自廢矣今得所願矣東
伯從此略知取舍之道耶其侵斥松翁者尤可痛也
松翁酒後言及貪濁人之過惡則固有之矣曷嘗如
道一之醜言詬辱起打人頰之爲哉彼輩乘勢侮慢
先輩至此世道可謂寒心矣

又 戊辰八月

卽見來書書無月日未知出於何日而示諭則備悉
矣牛溪云云可笑愚雖病風何敢如是聞坡山內外

孫或云合疏或云各疏或云被和叔斥責而姑止未知信否而京裏書札無不言之耳甚熟也若果上疏則此當細陳源委以聞矣若是則彼必釋然矣尹疏之稟於慎齋先生去年里與城借來合辭語我今何可諱也然此等猶爲小事而時輩慙患嶺人謂我誣退溪欲與坡疏一時並起可怕而亦可笑也嶺中亦有立異者其相爭文字可滿一篋矣此疏終上則亦當陳疏而病勢如許不能起草日望疇孫之歸耳

又 戊辰十一月

累牘縷縷備悉雅意晦孫當已未事急決定同死於海上處置後事俾以曾壁爲子渠於我旣如此我於

渠何忍不見其入地乎第於明日發向馬巖其墓下多有與諸族議處事頗費日子病之加減日之舒慘因以有所前却矣須追後來會相與面議可也

又 己巳二月

今日事已晚矣不須驚也大槩鄙疏專欲救士流於讒鋒而反以促之誠可笑也內患若歇來見可也聞龍西人酌酒相賀吾則含笑入地如栗翁說斯可矣尚復何言相親之人恐恟太甚如此有何益哉朱子語門人曰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爲吾道之光今日吾儕無如此見識可哀也已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